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抗战系列

杨英国◎著

铁血流

**穿越乱世风云 是什么给爱情以力量
披挂人间苦难 是什么给人格以光芒**

关于铁 关于血
铁和血如何到了一起
关于铁血 关于风流
这铁血与风流
又是如何到了一起
家恨成就了的是谁
国仇洗礼了的是谁
穿越乱世风云 是什么给爱情以力量
披挂人间苦难 是什么给人格以光芒
在枪林弹雨里 英雄在歌唱
这歌声一直在响 到今天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抗战系列

杨英国◎著

铁 血 风 流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血风流 / 杨英国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5.9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6600 - 7

I. ①铁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74585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9 字数: 485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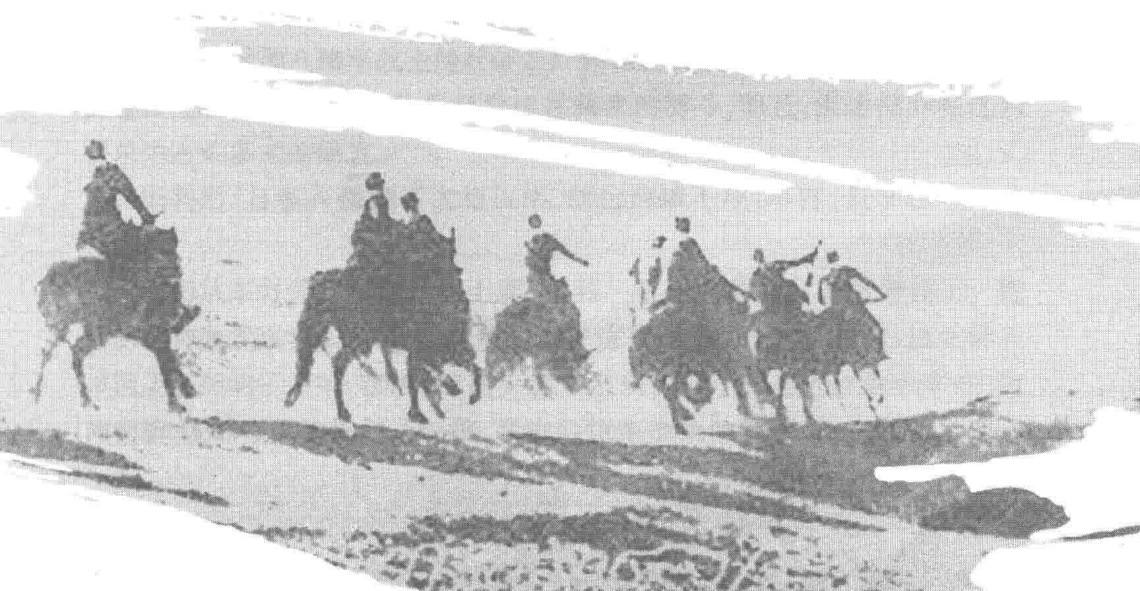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5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上部

TIEXUE HENGLIU



0

白河镇那高大厚重的围墙,眼下已被炮火轰塌了。一截截断壁残垣,像一溜高低不平的烂木桩,在褐黄的尘埃中沮丧地戳立着。草木的灰烬随风飘荡,与战场的硝烟相混杂,若即若离地游荡于镇内镇外的上空,似乎总躲不过这片血腥之地的诱惑。人肉的腥臭掺和着草木的焦糊味,拼命地弥漫开来,使本应静谧清爽的早晨,变得凄惨而污浊。

零星的枪炮声渐渐逝去,太阳开始升起。当四溅的血光将万物喷醒时,大地才意识到自己仍在喘息。雾障散尽,苍穹始现高阔,一道淡黄的巨幕悄悄铺漫而来,最终成为整个乾坤的主宰。

白河镇南三里外,是高高的白沙河大堤。大堤与镇子之间,是一片平整的开阔地。如今,开阔地里的庄稼已被枪弹和人腿扫平,没有人影,没有雀儿,除了间或从堤南传出几声战马的嘶鸣外,大地一片静寂。

这是个两千多户人家的大镇。此刻,镇子里依然黑烟缕缕,街巷烂杂。数不清的房梁檩条被夜间的炮火炸飞到各处,有的压住血肉模糊的尸身,有的将幸存的房顶楼壁戳穿。到处都是弹坑弹痕,到处都是炸碎的土坯瓦砾。后街的房屋仍在冒烟,前街的宅院大都成了废墟。南风不大,在轻轻地刮,把这里的腥味、臭味、焦糊味,一直刮到镇北的五羊河堤。

白河镇坐落在两堤之间,是八路军东岳军分区司令部的驻地。在阳光的照射下,可以看到镇前远处的坑洼里瘫痪着日本装甲车,装甲车的这边,是大片日本兵和八路军战士的尸体。尸体虽已僵硬,仍旧相互扭打在一起,交叠横陈。显然,夜里这儿曾经发生过殊死的搏斗,而且,谁也没有在这场拼杀中占到多大的便宜。

天亮后,日本人撤到了大堤以南,对白河镇不攻、不打,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
太阳从东方天际吃力地往上爬,爬到一个相应的高度忽然停住了。忧郁的眼神散发出哀伤的目光,静静注视着这片倒霉的土地。这时,镇北的五羊河上突然响了两枪,接着,镇南大堤上出现了一个日本人。他手拿红、白两面旗,左右交叉地挥舞了一阵,靠白河镇东南角的堤顶上,也随即出现了

一个执旗的日本人。这个日本人照葫芦画瓢，在向北打旗语，于是，在镇东——在那个日本人的视力范围内，又出现了红、白两面旗。旗语继续向北传递……

堤上的日本人打完旗语，正要同堤下的一个胖军官说什么，镇子里突然一阵枪响，子弹虽然不是冲这儿飞来的，他还是吓得打了个愣怔，慌忙将身伏下。胖军官骂了一句，跑上大堤，刚刚拔出军刀，忽见白河镇口出现了五个骑马的人。人伏马背，流星赶月般冲出镇来，直向西南不远的一片枣林飞奔。胖军官的仁丹胡抖动了几下，似乎领悟了什么，军刀指处连连怪叫，架在堤上的机枪立即“嘎咕咕”一个点射，紧接着就“哗”地扫过去了。子弹带着尖厉的啸音在马队后边打起一溜溜尘土，其中的一匹马扑地跌倒，往前斜着滚了几滚，连同骑手一头抢在了地上。就在这眨眼间，枪弹撵不上快马，胖军官眼睁睁看着另外四骑蹿进了枣树林。他知道，那林中有一支强悍的八路军小部队，他吃过他们的苦头，不敢贸然去攻。

八嘎！胖军官挥着军刀冲机枪射手骂了一句，气呼呼地走下了大堤。

半小时后，四骑又出现在枣林的西南边缘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两边的矮土墩上，也分别架起了两挺机枪。土墩隐在林边，依傍的枣树，正是天然的掩体。每棵枣树的旁侧，差不多就有一支黑黑的枪口，一动不动地冲着白沙河堤。此时，堤上寂静无声，除偶尔有人露露头外，只晃荡着一面丧幡似的膏药旗。从大堤东头射来的阳光，灿然绚丽，这堤上堤下的景物，倒也显现出几分怪异、几分清奇。

林中的最高统帅，是位挽着袖子的八路军连长。连长此刻挺紧张的，因为他知道，那条看上去很安静的河堤后，有差不多一个联队的日军，这些狼崽子夜间曾几次向枣林进攻，只是由于自己的部队占了有利地形，才将他们一次次地打退。日本人报复性极强，也很鬼，不会白吃亏，别看眼下惮于天光不再进攻，那隐在堤上的机枪筒子，却肯定正指向这里。他身边的这四骑，是执行特殊任务的小分队，每个人的身上，都揣着件极为重要的东西。军分区司令员江震为此专门给他写了亲笔信，告诉——实际上就是命令他，无论如何，也要掩护这些骑兵冲过西南上的白沙河斜堤。

难啊！

连长用短枪把军帽顶到脑后，粗黑的眉毛打了个结。他蹲在林边树旁，边观察边琢磨。前边，出树林二百米有条一人多深的顺水沟，顺水沟直通西南上的河口。只要集中火力，暂时压住堤上的敌人，战马在一分钟内能够冲

进沟里，两分钟能够奔到河口，跃出河口处向西一百几十米，就可以冲上斜坡，插入早已选择好的敌接合部空当，然后拐进西去的河湾，就算大半成功了。

这是步险棋，但又非走不可。连长立起身，扭脸问那领头的骑兵：准备好了？

领头战士扬扬下巴，脸绷得像块铁，然后以近乎命令的口气对连长说：敌人不动，你们别开火！

连长横他一眼，没说话。

领头战士吸了口气，朝林外看了看，忽然喝声“走！”双足一蹬马肚，战马原地蹭了蹭蹄子，“呱”地蹿出去了。像是影随人行，另外三骑也猛地跃出，呈三角形跟在后边，箭一般奔向了顺水沟。霎时间，枣林外扬起一片黄尘。

树林边上，连长不看骑兵，却咬紧嘴唇，攥着望远镜紧张地盯住远处的河堤。骑兵刚刚跑出百多米，他突然嘶哑着嗓子喊了声“打”。“打”字未落，两挺机枪分别从左右“哗”地响了。原来，连长从望远镜里看到膏药旗下跪起两个日本兵，一个向着骑兵瞄准，另一个朝堤下招手比画。也多亏他及时下令，枪声响处，两个日本兵刚刚倒地，一大群日本鬼子就从堤下蹿上来了。但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火力盖住，只能死死地伏在堤上，被动还击。这一刹那，四骑马已经跃进沟里。连长放下望远镜，长长地松了口气。

然而，连长高兴得过早。就在他拉下帽盖，准备转身时，跑进沟中的骑兵突然变得处境险恶了。因为堤上的日军不再理睬这里，而是集中火力向着四名骑兵射击。显然，日军指挥官已经明白了什么，开始截击他们认为行动诡秘的骑兵了。而这一段的地势，越往南越低，顺水沟也越来越浅。距离近，角度好，别说机枪，就是用步枪拦截也相当容易。果然，说话间，已有两骑中弹，人从马上给甩到沟里，趴在那里不动。而战马拖着肠子朝沟沿上爬，朝主人跟前挣扎。这时，河堤以南又隐隐传来战马的嘶叫，很明显，敌人的骑兵也开始出动了。连长急红了眼，捋下帽子，大吼一声：加强火力，短促出击！

机枪刮风似的扫向河堤，冲锋号“呜呜”吹响。战士们跃出枣林，在“冲啊杀啊”的喊声中向前扑去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敌人以为他们也要突围，慌忙将火力转向这里。可是，战士们冲出不远，在机枪的掩护下又退回了树林。就在这电光石火间，那幸存的两骑已经冲出河口，上了斜坡，眨眼间越过堤顶隐没了。这里树林边上，连长攥着自己的帽子，不甚相信似的久久盯住斜坡堤顶。待到确信任务完成，这才一屁股坐下，松了口气。

敌人明白上了当。日军指挥官恼羞成怒，竟然忘了危险，不顾小命地在堤上暴跳叫骂。他命令部下冲刚才倒在沟涯上的战马和八路军战士的尸体扫射。枪弹像旋风般撩起片片黄土。刚刚坐下要吸烟的八路军连长又猛地跳起，拽过一挺机枪靠在林边的树上，嘴里骂着：日你小日本儿的缺德祖奶奶。一个清脆响亮的单发点射，就见那日本军官在堤上蹦了两下，挺麻利地滚下去了。日本士兵也像接到了命令，马上停止射击，齐刷刷地退下了河堤。不一会儿，河堤上又出现了那面丧幡似的膏药旗。

五羊河伸展到镇西北二三里后，开始蜿蜒南拐。它恰如一个巨大的簸箕沿，往南通到白沙河，两堤相接处，形成一个大的斜坡。由于镇西地势较高，这段河床几乎常年干涸。这里是日军两个大队的接合部，防范稍稍松懈。苦战了一夜，此刻大部分日本兵都已睡了。八路骑兵先奔河口，后又猛然跃出西突，少量正在值勤的日本兵刚一愣神，人如流星马如风，两骑已冲到他们跟前了。有两三个回过神来的日本兵正要推弹上膛，可是慢了几秒钟，两名八路骑兵的短枪连发，鬼子当即倒下好几个。等到大批日军闻声来到，一红一黑两匹战马早就呼啸着拐进伸往西北的河湾，影儿也不见了。

马如蛟龙，顺着白沙河湾的二滩狂奔了好一会儿，领头的年轻骑兵这才发现，身后只剩了一个战友跟随着。他勒住马，回首眺望，小而圆的眼睛里，射出刀刃般的寒光。那厚厚的嘴唇，像坦克的铁甲，扣得严严的、紧紧的。胸脯呈大幅度的张弛，分明是燃起了复仇的火。他的鼻孔里进出两股冒烟的热气，右手下意识地攥住战刀的圆柄，嘴唇微启，迸出个带有血腥味的“杀”字。机敏的战友似乎窥出了他的心理，并且理智地明白尚未脱离险境，忙驱马靠过去，用枪苗子朝他的马屁股上拧了一下。大黑马疼痛难忍，一声长嘶往前蹿去。就在这时，后边响起了枪声，隐约可见十几骑日本兵追了上来。大洋马引颈狂奔，鬼子的战刀在钢盔顶上白光闪烁。看对岸，远处也出现了日本骑兵，很显然，那是赶来增援的。倘若两股敌人同时逼近，他们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领头的八路骑兵看在眼里，就放慢马速，摘下步枪，打量敌骑已经追到自己的射程之内，便让过战友，返身举枪，枪声响处，领头的鬼子好像打了个愣怔，在马背上挺挺身子一头栽下。可是，敌人并没有停止追赶，并且也开始还击，一时间流弹乱飞，枪声大作。但领头的八路骑兵没有惊慌，因为他已看准，鬼子用的是马步枪，射程短，在这样的距离内没有准头。自己用的是三八式，有效射程远，准确性大。所以他频频举枪，在稍稍

间断的“叭叭”声中，鬼子兵相继跌下马来，队形终于大乱了。他们明白碰上了名副其实的神枪手，再不敢肆意狂追，就放慢马速，举枪乱射。瞅这机会，领头的八路骑兵一抖缰绳，大黑马撒开四蹄，霎时又越过了前边的红马。可是，几乎就在同时，一颗流弹恰好击中了红马。红马嗷嗷儿嘶叫着跌在河滩上，战士反应不及，一头栽下。领头的战士赶忙勒马趯回，蹬里藏身抓住战友的腰带提起来，打马一直往西去了。

重量增加，马蹄陷得很深。大黑马奔跑时撩起的细沙越来越多。细沙如雾如云，在河道里荡起一溜褐黄的烟尘。烟尘中，大黑马就像乌龙似的，在褐黄的激流里飞驰着。沙尘把刚才跌昏的战士呛醒过来，他耳中只听呼呼风声，马蹄嚓嚓，眼前云笼雾罩，恍惚中，自己进入了一个迷乱混沌的世界。他忽然忆起了刚才发生的事情，这才明白自己是被战友救了。此刻，战友正一手提着他的腰带，一手拼命地挥掌打马。马儿也已竭尽了全力，戴着嚼口的唇角和大张的鼻孔里，开始溢出粉红色的血沫。它跑炸了肺，仍在跑。它决心救他们。被救的战士感动了，但随即又愤怒了。因为他明白，如此下去，他俩连同忠诚的大黑马谁也别想活。他大声朝马上的人喊叫：放下我，快放下我！可是，马上的人好像没听到，不理他。他便拼命地挣扎。然而，那手就像一把老虎钳，他怎么挣得脱呢？大黑马虽然雄壮，毕竟身负二人，已是越跑越吃力，越跑越慢了。后边的敌人呢，却越逼越近。他们的处境，已如临渊之鹿，相当险恶。这时，战士的眼里开始放出奇怪的蓝光，他在马肚上看看前边，看看后边，瞧瞧桌上的战友，瞅瞅马肚下飞逝向后的白沙河。暗黄的天空，低低地朝他压下来。天底下的一切，全成了血的颜色。他动动右臂，右臂跌脱了臼；他蜷蜷右腿，右腿麻木，显然受伤了。他明白，自己已经丧失了战斗力，也马上意识到，此时自己应该做些什么。于是，他拼力把挤在马肚上的左手抽出来，从腰间拔出短枪，十分坦然地顶住自己的脑门“叭”地打了一下……

骑手仍在策马狂奔，仍在不时地单手擎枪扭身后射。忽然，他觉得战马速度骤慢，左手的坠力越来越重了。一种不祥之感在脑中闪过，忙低头看去，啊！战友的全身耷拉下去，连同用皮条套在腰间的短枪，被河滩上的砂粒无情地拖擦着。他意识到此时提着的已是一具尸体，不由得就撒了手。战友的尸体掉在地上，打了个滚，然后仰面朝天。大黑马负载骤减，“唰”地往前蹿出一段距离，但随即又被主人勒转回来，在死者的跟前站住了。后边远处的追兵见此情景，吓了一跳，也纷纷勒住了马。瞅这机会，这位八路骑兵又要举枪射击。可就在这一刹那，他猛然看到了躺在地上的战友，战友虽

还只有半边脸，但那半边脸上的一只眼睛，却出奇地瞪着天空。那眼里似乎有遗恨，有怪罪，有泪，有血，有火。他打了个冷战，蓦地意识到了战友之所以自戕的原因，想起了此时自身责任的重大。他当即收枪勒马，双足狠狠一磕，大黑马嘶叫着，蹦跳着，绕烈士的尸体转了一圈，然后哗啦啦冲进了白沙河。

白沙河水浅底硬，河水连同河底的沙砾同时被马蹄刨起，搅出一大溜黑白相间的浪花。大黑马在浪花中奔腾着，跳跃着，像巨灵神舞锤突进，只看到黑影绰绰，只听到水声哗哗，眨眼间，百步开外的河床已在身后。他冲过去了，他胜利了。后边的枪声越来越远，他策马顺河滩西驰，接着奔上南堤，半个时辰后，远远地望到了堤南一个长约五里的大村镇，进了那个村子，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

他下了河堤，加鞭打马，大黑马一阵狂奔，看看已到村前，村口忽地拥出一股鬼子兵。他木雕似的呆了一下，便赶忙勒缰掉头，撒腿奔西北去了。鬼子们也呆了一小会儿，这才想起应该开枪。可是，那不期而遇的八路军骑兵已经跑进了远处的那片大坟岗。日本官叽里呱啦叫喊起来，马上有鬼子兵在一个高岗上架起小炮。小炮咚咚连发，炮弹拖着尾巴，乌鸦一样划着半弧飞向正在狂奔的大黑马。

十几秒钟以后，大黑马的周围响起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。空气被炸得咯咯作响，大地给震得摇摇晃晃。空气与大地碰撞后同时颤抖，同时发出奇怪的轰鸣声。轰鸣声中，出现了许多红中有白、黄中有黑的烟柱。烟柱中，大黑马像跳越障碍似的蹿起多高，紧接着重重地贯在地上，四腿不停地挣扎，抽搐着。终于，它从喉腔里发出拽锯般的哧哧声，鼻翅剧烈地扇动几下，脖子一挺不动了。马的肚子被炮弹皮撕开，内脏仍然一颤一颤的。马的前胸和后腭裂出了深洞，洞中淌出了血。血色黑红，凝滞，迅速将土地和它的皮肉黏合。漫开来的烟气掺着血的热气，散发出烤肉的焦糊味。很快，焦糊味被风带走，雾一样飘向远处的村庄和田野。

在刚才的炮弹爆炸中，骑手突然感到自己被谁从马背上提起，又轻轻地给抛出去。他恍惚看到，大黑马也随后飞起来，飞得离他越来越远。潜意识中，他非常后悔没能及时地抓住缰绳。正当他竭力要看清心爱的大黑马飞往何处时，一股裹挟着火辣味和铁腥气的大风猛地将他刮向远方。他腾云驾雾，他随风飘荡，他在雾中风中身不由己。蓦地，风停了，雾更浓了，他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他恍惚觉得着地处松软而倾斜。他顺着斜坡滚动了许久，好像滚到了一处遥远而平坦的地方。身下有一汪水，只是这水腥而发

黏。他的脸贴在水洼中，湿漉漉热乎乎有种似曾经感受过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不止一次，只是在什么年月什么情况下却记不清了。就在他竭力体验和回忆时，脑子中忽然闪出一个奇怪的亮点。亮点迅速变大变色，变得发黄、发红，像一片鲜红的血。立时，一股似乎来自天外的冰冷气息钻进心里，他觉得自己仿佛凝固了。他想动动不了，想看看不到，想听也听不着，一个可怕的模糊的想法在他脑中若隐若现——难道我要死了吗？他全然无意识地伸开双臂，十指像鹫鹰搏斗时的利爪一样伸张着，收缩着，将他自己根本不知是什么的一种东西抠住，抠住——抠紧大地，抠紧了世界。

骑手虽然暂时丧失了意识，然而胸部仍在起伏，心脏仍在跳动，口鼻仍在微微喘息。他想动但却动不了，他被炮弹炸伤并被震得昏迷。昏迷中的骑手似乎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呼唤：小虎，起来起来，跟我进城去……



丙寅岁中。

这一天，残阳将尽，暮色未合。还算安宁的平州城南街上走着不多的男女行人。有推小木车的老人，有挑担的年轻人，有挎篮子的姑娘，有抱孩子的媳妇，小商小贩在街边高声叫卖着。

南街口不远处走来一老一少。老的五十多岁，个儿头不高，举手投足间，显得懒散疲沓。身上背个不重的大包袱，很像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。只有当他偶尔睁大一下那双细眯的眼睛时，才显露出一种鹰隼般的摄人光波。小的十岁上下，光头圆脸，身着黑裤蓝褂，透着一种让人喜爱的机灵活泼。少年边走边左观右看，兴致勃勃，似乎对眼前的世界倍感新奇。

一老一少走着走着停住了脚步，老的抬头望着前边——“丰顺客栈”的招牌在风中摇着转着。

一老一少两个人走进客栈。

那小的就是袁虎，老的就是袁虎的爷爷。

客栈里四十多岁的伙计迎着进门的一老一少。

客栈伙计满脸笑容：二位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
老人点点头扫了客厅一眼，像说顺口溜似的笑笑说：掌柜的，走江湖，江湖难，一路风尘一路烟，歇歇脚，住店。

伙计一拍手，大声回应：老人家久历江湖，好嘞，后院上房请。

一老一少跟着伙计走进后院的一个房间里，伙计走出去端来洗脸水，少

年好奇地查看房内。老人擦洗着脸问袁虎：一天走了近百里，累了吧？小虎连说：不累不累，爷爷传授的铁臂膀金刚腿，百儿八十里地算吗呀？您瞧，我这腿上还绑着沙袋呢。袁虎说着坐下拉开裤腿，解下绑着的沙袋。老人笑着看着小虎解下两个沙袋，将手中的毛巾洗干净递给孙儿：呵呵，好，真是爷爷的好孙子。来吧，把你的脏脸擦一擦。

小虎擦着脸问爷爷，说：天黑前还能出去二十里，干吗这么早就住下了。爷爷说：早住早歇，明晨起个五更甩甩腿，天黑前赶到泊头打尖。袁虎说：原来这么回事啊，我还寻思爷爷害怕天黑遇上劫道的呢。老人禁不住仰脸大笑：小虎呀，亏你想得出，劫道的，咱爷儿俩还怕遇到劫道的？哈哈。

店伙计探进头来，问这一老一少晚上要酒菜还是单吃饭。老人拱拱手说：您客气了，俺爷儿俩得到街上馆子里吃晚饭。店伙计连说失礼了，失礼了。

店伙计看看客人再无需要，弓着腰退出去。

.....

街东一家饭馆里，墙角处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正和几个人边吃饭边说着什么。夕阳的红光透过窗户射进饭馆，一个店伙计身系围裙，头戴白色圆帽，端着托盘脚步轻快地走到餐桌前。店伙计把菜摆在餐桌上，恭敬地对那位大个子年轻人说：师傅，你们慢用。

店伙计转过身，看到袁氏爷孙走进来，他赶紧迎上去大声相让。墙角处那年轻人听到说话声朝这里望了望，一怔，忽然起身跑过来。年轻人跑到袁老爷子跟前：咦咦咦，这不是袁老镖师吗？哪阵儿风把您老吹到平州来了？

袁老镖师怔了怔：你是，哦，你是？

年轻人说：我是马立田啊，您不记得了？十多年前我去天津卖硝遇到一帮混混儿砸摊子，您老人家出手搭救，还把我接到您家住了两三天。我回来后，就整天发愁报恩无地呢。老人似乎想起来了，连说：哦哦，是啊是啊，你变化大些了，我差点儿没认出来。马立田慌忙把袁镖师扶向墙角餐桌处：来来，您快到这边坐，伙计，快看茶！

尽管袁镖师一再推辞，马立田还是把爷孙二人强行拽到他们的餐桌前。餐桌周围的几个人起身礼让，袁镖师和小虎只好坐下。马立田看着同伴们：诸位，这位就是我多次提到过的袁镖师。那年我回来后把在天津遇到袁镖师的事一说，教头伯伯这才告诉我，说袁家是祖传的武功，清朝年间出过三位大将、三位武举，可以说名震京津冀鲁啊。武功传到他老人家这一辈，功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。

众人敬佩地点头。

袁镖师连说过奖了，过奖了，功夫是会一点儿，可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神。马立田说：老人家您甭客气，我听教头说过，要不是光绪年间废了科举，袁老镖师这个武状元保证手掐把拿。哎？老人家，听说当时包括最负盛名的北京八大镖局在内，都在争相高薪聘请您，您咋谁也不伺候呢？

袁镖师叹口气说：我也是不愿受制于人。在那个外寇入侵、内部倾轧、魑魅魍魉横行的年月，你进了镖局，有时就不得不给一些吸民血的人拼死卖命，给发国难财的东西们护驾保行。我那时虽还年轻，可也是烈性之人啊，既要洁身自好，还得挣钱吃饭，别的营生不通，只好倚仗这点儿本领在京津一带跑单镖。马立田说：早听教头老人说了，袁老跑单镖时，但凡正经商号或是遇到难处的买卖人找到袁老，袁老定然铁保。由于他的为人、他的本事、他的名气，黑道上的人谈起来，也是七分恭敬三分怕。故此，他走镖多年，极少失手出过差错。袁镖师扔摇头：后来就不行了，我三十几岁时，中国开始大兴洋枪洋炮。新家伙一出，咱那刀枪剑棍的跟不上趟，走镖的生计越来越淡了。最后再没有人用咱，只好在天津开个杂货铺挣钱养家糊口，岁岁月月，上苍关顾，日子倒也舒心快活。

哎？老人家，那年你把我救到你家时，记得有个哥哥还是弟弟的和我差不多年纪，他现在做什么呢？

袁镖师说：那是我家小子，当年我走镖到山西，和山西上党的一位武师拉热了心，俺俩爱好做亲，第二年，亲家送来女儿成了婚。之后，就有了这个孙儿小袁虎。过了几年，袁虎又有了个小弟弟。现如今，天津的铺子就是他两口子打理着。马立田拍拍小虎的肩膀：哦？就是这位小侄子了，长得真虎实。

小袁虎瞪大惊讶的眼睛看着每一个说话的人。这时听到马立田夸他，挺挺身子：还真虎实呢，我都十来岁了，还赶不上你肩膀头高呢。餐桌上的人哈哈大笑，马立田用手摁摁小袁虎的肩：咦？身子这么硬实，也是个练家子吧？

袁镖师告诉众人，说袁虎这孩子禀赋过人，从四五岁就开始跟他练功，现今儿已有个五六成了。马立田问袁老镖师这是从哪里来，袁镖师笑笑说：我想改改这谋生的习惯，就把铺子的事让小虎他父母管起来，我呢，开始改做贵重药材生意。走到哪儿，就把孙儿带到哪儿。这样做一是怕他在家荒废了功夫，二是要让他开开眼界。这次是从江南返回路过平州城的。

袁家的武功是祖传的，自中国出现了洋枪洋炮后，他初时瞧不起这些洋

家伙，吃了几次小亏，认了，认了之后，就热上了。可能习武的人对武器有种特殊的亲和力，不上一年，他打起长枪盒子炮来，那个利索和准头，老兵油子见了都发呆。

一桌人正说着话，店伙计又送来两个菜，几个人边吃饭边聊天。袁镖师问马立田如今做什么，马立田苦笑一下，说：咱们穷人家，这年头儿能干什么。我还是老营生，除了条编就是熬硝，闲下来到拳房院里帮帮忙，凑合着混呗。袁镖师说熬硝这营生可不好干，除了吃苦还得想法应付官府。马立田点头称是，说光为私盐火硝的事，就和官府斗了多少年了。这不，盐局子新近聘来一位姓左的盐巡，这人功夫极好，来到不久，便把这一方卖私盐的都给镇住了。可是，他镇得了附近，却镇不住咱碱洼村，碱洼村照旧支着熬硝盐的锅。

袁镖师疑惑地看看马立田：官府岂肯善罢甘休？

马立田说：是啊，断水须断源，盐局子想了个办法，让左盐巡向碱洼村挑战比武。碱洼村可以自己应战，也可以找人替打，三场胜一场，私盐当作官盐卖；胜两场，减税一年；胜三场，捐税俱免。如若败了，自砸盐锅，还要由教头领着村中父老，进城三步一磕头，一直磕到盐局子门口，跪一天，再在契约上签字画押。一位同桌叹口气，说自己见过左盐巡耍刀使棍，功夫的确出类拔萃，凭这左盐巡的本领，碱洼村就是胜一场也难啊。所以，他们才敢想这样的办法，说这样的大话。马立田朝袁镖师拱拱手：哦，忘了介绍了，这位是平州南街的安师父，拳脚棍棒，在平州地面上也算数一数二了。所以，我今儿特地进城，邀了安师父和几位武林中的练家子商量对策，没想到无意中遇到了您老人家。

袁镖师朝安师父抱抱拳，连说失敬。安师父慌忙起身还礼，说自己已决定舍死出面迎战左盐巡，练武之人宁可站着死，也不躺着生的性格，自然不吃这个气。袁镖师点点头，目中精光一闪，询问何时比试，马立田告诉袁镖师，碱洼村已欣然应战，这比武的日子就是明天上午，地点在东北沙河二滩。马立田叮嘱袁镖师，请他爷孙先在店里住着，待明儿过了这事后就来请他们到村里住上几天，一是谢恩，二是也当让老人家解解乏。袁镖师点点头：也好也好！

较技比武，古老而又愚鲁的传统。但这传统却也坦荡，实在，公正。

.....

就在这天晚上，碱洼村但凡会功夫的人齐聚拳房院北讲武堂里。屋内点着巨大的牛油蜡烛，烛烟和油烟一起慢慢飘着。迎面墙上贴着武圣像，正

中一张八仙桌，桌后条山几上整齐摆放着《武经图解》。条山几两端各有一尊花瓶，花瓶里插着鸡毛掸子，条山几正中的香炉里燃着几支芭兰香。整个讲堂内显得额外洁净、幽雅。

老教头坐在椅子上，几位乡绅和十多个青壮年分坐各处。教头声音低沉地告诉大家，明天上午咱们就得和盐局子见高低了。人们七嘴八舌地说大伙儿都知道了，人家把战书都下到咱拳房院里来，还有什么可商量的。教头说盐局子里请来的这个盐巡不是善茬儿，听说县内各个盐锅都让他砸了。

坐在春凳上的一位黑大汉极不服气，说：我就不信他能隔山打虎，教头伯伯别心焦，到时看我的。教头看他一眼微微摇头，说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可别大意啊。另一乡绅插话：那盐巡再有本事，也不能一人连敌咱三人吧？

教头点点头眯上眼睛：按武行里的规矩，只能是单挑单一对一，可这也不能怨咱，是他自己提出来的。我已让立田进城找安师父了，要是安师父能来帮帮场子，兴许一战就能定输赢。咱呢，也不落个以众敌寡。

大伙议论纷纷，说：不管那盐巡多厉害，咱碱洼村也不能缩脖子，宁让他打傻，不能让他吓傻。亥时已过，老教头站起身：大伙儿今晚早歇着，明天到这里聚合。

老教头与众人计议的同时，袁镖师也在丰顾客店房间里喝茶。袁镖师一边喝茶，一边看着袁虎站在墙根处练马步出拳。这时店伙计走进来告诉袁镖师，说：刚刚有位中年汉子预付了店钱，说是让您爷孙在这里多待几天。袁镖师并没有追问什么，只说：我明白代付店钱的是谁了。他请伙计坐下，说是有事相烦。店伙计谦让着坐在椅子上探着半截身子：您老有事尽管说。

袁镖师询问碱洼村在哪里。店伙计告诉说就在城东北三十多里两省三县交界处，是个几千人的大村。袁镖师问：都是当地人吗？店伙计连说对对对，村里人同族不同宗，有几百年前定居的老户，有近几十年躲避兵灾迁来的，也有发了横财隐居此处享清福的绿林好汉。村人亲结亲，亲连亲，多少年下来，整个村就跟一大家子人似的。袁镖师问他村里人是不是都熬盐炼硝。店伙计摇头，说那个村的人谋生手段挺多，种庄稼，收兽皮，编荆筐，也做黑道上的买卖，当然大多数住户熬硝盐。伙计告诉袁镖师，碱洼村熬硝卖盐多少辈子了，各家各户，大人孩子抽空儿刮碱土，支了铁锅熬出硝盐，结伙儿背着推着来城里卖，也有跑天津的。

袁镖师点头问：官家不查不管吗？店伙计说见到卖私盐的盐局子哪有不管的道理，盐巡专查私盐，查住了不是扣留，就是打骂。可是，盐巡见了他

们这道儿人，也是睁只眼闭只眼，轻易不招惹……

袁镖师从店伙计嘴里了解到，以往的岁月里，也有盐官嫌碱洼村的人公开卖私盐扎了眼，便吊着眼睛冲着他们敲竹杠。他们也不争辩，掏出钱来递上去。不想盐官没走几步，冷不丁有人将他绊个跟头，立时一群人涌上来，掐屁股，用脚踩，乱哄哄一阵之后，盐官的钱袋子飞了，裤子被扯破了，帽子也让叫花子抢走了。街道集镇上“炸市”的事常有，这倒霉的盐官无奈，只好骂骂咧咧，先跑回家去缝扯破了的衣裤。有的盐官到了家门口才猛然明白自己为啥挨了一顿揍。几经折腾，盐官们也就终于认账了。袁镖师听到这里哈哈大笑，店伙计聊得兴起，探着身子问道：哎？您老听说了吗，左盐巡明儿要去碱洼村打私盐了。

袁镖师：听说了，不是说要比武定输赢吗？

店伙计说：是哩是哩，唉！凭左盐巡的本事，碱洼村这下要吃亏了。店伙计说着站起身，说是要到其他客人那里看看。袁镖师说声有劳，起身送他。

店伙计走后，小袁虎也上炕睡觉，袁镖师仍旧若有所思地在椅子上坐着。

第二天。

树梢徐动，阳光泼洒，一碧万顷的天上，几片白云在轻轻舒卷着。白沙河河水淙淙，阔大的二滩上，细砂和贝壳晶光闪烁。天地美好，人不美好。因为在今天，在这儿，将有一场殊死的拼杀。

平州城距碱洼村三十来里地，这比武的地点，就设在两地之间的白沙河二滩。白沙河二滩宽大平整，正可适于较技比武。

太阳一竿子高，双方的人马就已来到。盐局子一伙在西，后边是几百名从城内跟来看热闹的人。碱洼村一伙儿在东，后边是几百名不停祷告求神明保佑的碱洼村人。两边隔着百多步，中间是开阔的空场地，相互看得清脸色神色，听得到鼓噪喧哗。比武尚未开始，彼此可以走动。

东面人群中出现了袁镖师爷孙俩。袁镖师领了孙儿，快步往东去了。走到领头的老教头跟前道个“打扰”，老教头以为是哪家的外地亲戚赶来壮胆助威，匆忙答礼后，随口说道：老乡靠后站，一会儿动了手别碰着。

袁镖师微笑着点点头领着小虎后退几步。

日上三竿，白沙河二滩上，一个“中人”撩起长袍走到两方人中间分别朝两边抱抱拳后扯起嗓子高喊——各尽其能，生死由命，有本事的较量，没本